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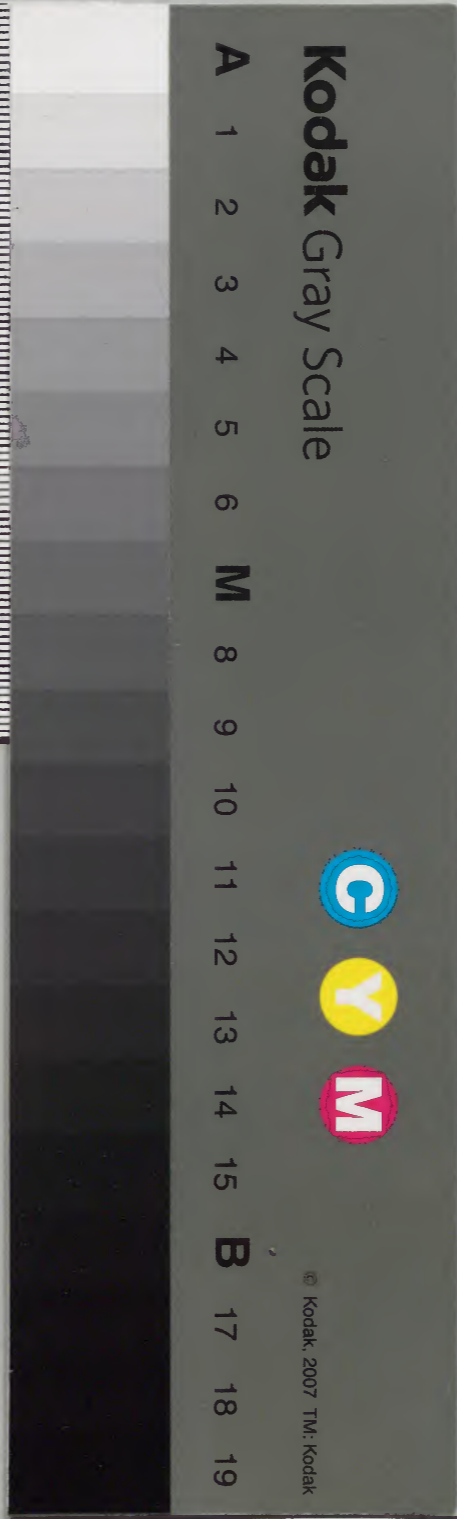
# 國史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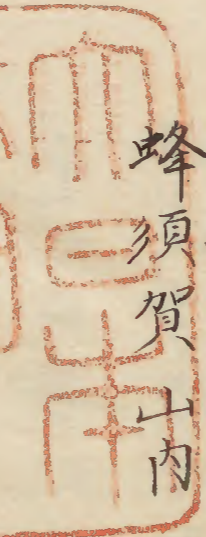
和書門				
二六	一三	一四	二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五〇	二八	二四	和
函	二六	〇七	書
架	冊	號	類
(五十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8407		
冊數	26(15)		
函號	150	26	



蜂須賀山内 有馬森丹羽金森傳第二十二



蜂須賀家正父曰正勝尾洲蜂須賀人以権埋攻削

横干郷里又能為人排難解紛以故多帰之者尾君

方北憂濃秀吉薦正勝可倚安邊疆於是立砦居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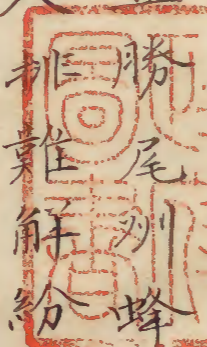
正濃攻之大破從是遠去不敢侵擾邊尾君以為能

与龍野使車秀吉家正見秀吉言納糧羽夜石秀吉

罵曰豈子何知家正曰失羽夜石我兵不西且救之

与攻孰難公不欲羽夜石則可欲羽夜石何坐視其

見屠秀吉乃遣家正饋之糧小救之役使正勝侵桑



卷四十七

名是時家正敗泉紀之賊于岸曲封為長門守一年  
封正勝阿波為阿波守又一年正勝卒代為阿波守從定九列再  
伐朝鮮秀吉薨為子至鎮娶小笠原秀政女吏責以背大岡之法  
家正曰大岡之泣請婚不請議婚人不可無室不該何從得  
之而以議婚為人之罪吏不能詰以是大惡于奉行  
致仕居阪子至鎮代為阿波守從伐會津頃之家正  
復將行增田長盛告以擴神祖止之且曰大岡過子  
至厚而却負少主家正曰我何負少主但不能為公  
等死亡募死士自守長盛恐遣歸阿州而北其兵至  
鎮從与諸將戰于關原甲寅城江都未成從圍阪家

正道南海至吉田逢神祖西出遂如江都至鎮淺野  
長晟攻穢多崎兵衆地狹長晟恐相乱而止至鎮獨  
進收之又与石川忠總破博勞測追至阿波座、  
阿波人居之往來阿波軍以故知敵之情阪客將  
偏直之夜入阿波壁殺中村重勝稻田宗植父子追  
擊走之軍散賜書至鎮与名刀及松平氏稻田宗植  
稻田季龍山田織部植口内藏森好顯岩田光高森  
甚太夫皆賜書明年紀侯帰国郡豪傑欲應阪至鎮  
至田川盡收其妻子為質至則阪平与父如京師獲  
長曾我部盛親大野道軒明年以阪功与之淡路居

三年至鎮卒子忠英立耶獲起阿波相蜂酒賀山城  
以船送板倉重昌不送松平信綱或譏失輕重山城  
日前送侍中豈預知知政事至耶頃東風將起船歸  
必晚若有命發四列魚船何因會期方是時欲奉執  
政尚何得雖一艘不可遣上聞善之忠英不君因次  
相增田豐後、塔加阿昆子亡訟其冤多引阿用  
事大臣忠英閉門謝罪久不解人或求千金為言是  
時府庫皆竭假彥根侯、時在國大夫謀不與岡本  
半平曰留甥之親而愛千金哉且吾君它日何顏見  
阿侯曰然則謁曰謁恐無及成則君受德不成臣任

其罪尚何謁忠英果行千金得解戮豐後因阿昆子  
千松本嚴宗時忠英卒子光隆立光隆卒子綱通立  
綱通卒無子有仲父隆重仕為內親信飛驒守不欲  
立讓季父之子綱矩、立分五万石封隆重比內  
諸侯憲宗初故佐倉侯自殺于阿上咎綱矩不之見  
既釋室永初隆重卒立公旌隆長、又無子立綱  
矩子宗貞德宗時綱矩立宗貞隆重後竟絕宗貞  
立六年病劇將立加島上雲子稻田九郎兵衛執出  
雲立隆長妾之子宗英、恬靜不欲侯匿于京師  
稻田強立之前後四年老請高松公族宗鎮為嗣時

綱矩子重矩獨為真蜂酒賀久迄宗鎮為侯重矩為  
嗣卒以高松侯賴泰弟義久為子家正子孫飽無自  
至鎮至義父世、并侍從賜松平氏

山内一豊須藤義通後也父但馬守盛豊事尾君為  
黑田城主攻金崎一豊中矢迄斬射者拔其矢信長  
亮秀吉封一豊高濱迄封秀次近江夕之長濱四万  
石領川中功為對馬守封掛川五万石會津  
之役至小山會石田三成連諸侯東嚮一豊請親兵  
守掛川又得妻自阪所遺書不折減進曰臣不為妻  
子改節其書亦曰莫顧室家諸將攻坂阜一豊別塞

犬山之道関原之戰与中村一榮絶大垣之道戰得  
平塚為廣首既捷攻大垣以功封土佐神祖後問地  
之大小曰二十万石神祖曰我昔從大関過故土佐  
侯以為非五十万不辨此不惟其小如此一豊謝明  
年蚤舩至上佐遣人取其貨做風大起揚帆去所遣  
人終不歸一豊貨重寡言數助興作國貪其相欲嚮  
山之材一豊曰不可必謂我賈人偶桑名侯在坐聞  
之笑曰君不糴米天下不謂君販米者一豊然之國  
竟以材饒足一豊魚子卒從孫忠義立神祖前名京  
名侯之妹嫁焉於是賜松平氏甲寅從攻阪以故小

倉戾子森勝永為監軍至則亡入改忠義遂填堀江  
明年自土佐至會城已敗風故也忠義嚴宗時傳子  
忠豐封次子忠定千中村忠定子忠直死託胤千弟  
直久曰後必立之直久代兄為中村戾給事千中遷  
參政有告殺兄之胤終欲有國者憲宗乃奪中村歸  
宗國止食三千石直久以暖昧得罪有怨望之言上  
怒拘諸濱松徵中村租稅八年而赦与邑千石不徵  
租稅千中村是時忠豐老子豐昌立豐昌卒立宗族  
豐房改土佐為上左卒弟豐隆立復為土佐德宗時  
卒子豐常立豐常卒立公族豐敷自忠豐以下賜松

平氏拜侍從上阿隣國阿寬勿富上貪而嚴皆能為  
治歲正月土佐戾大閱戎馬教戰士

有馬則賴赤松滿祐後也其父筑後守重則居三木  
則賴城於彼后焉秀吉已得志彼則賴為三田戾則  
賴子豐氏為橫垣戾秀吉久不歸神祖、憂之則  
賴從容言之使得遣歸神祖見則賴謝曰公之德沒  
世不忘名其辜曰我知公之貧有急告我莫使公知  
則賴是以益親至三成將作難豐氏曰公豈使臣、  
誠公之臣也神祖乃真之千淀彼向嶋成諸門通名  
則賴獨留語至夜去神祖畏三成黨害之遣壯士數

十人送歸邸淺野長政為前田利家請誓書得之暝  
矣則賴趨進曰信之乎已有言不信乎盟無益何必  
強請長政不能對慶長五年絕犬山道使諸將攻岐  
阜遂下犬山一榮敗于抗瀨父子擊卻敵已塞大垣  
道攻大垣以功增二万石徒豐氏封福智山後則賴  
死使豐氏併有三田踐田關野增其賦民昏怨咨阪  
之事起自京師如三田阪伏人賀茂將刺之稍次石  
近止之不可石近日臣不忍君之困于一劍從者為  
虜臣請先往身當之乃道神崎阪兵無害遂攻阪入  
天滿明年又往得五十七級元和七年移封久留米

數致役徒耶糠起子忠卿將八千人攻原總督重昌  
幼諸侯旦日攻城忠卿夜半傳城大敗而還重昌竟  
死豐氏自江都如原与諸侯攻屠之寬永十九年豐  
氏卒忠卿立忠卿怒侍童副臂卷之其兄視之如身  
受其毒既逝之如初承應四年當朝江都乘舟如阪  
兄弟侍盟左右無人切其首抱其屍入海於是子賴  
利立十餘年卒弟賴元立小出吉童夫人者賴元姑  
也生豐範為忠卿養子迨二子生稱病避之賴元乃  
与松崎為侯貞享元年養子豐胤坐上方雄直事囚  
父子千久留米徵松崎之租後釋不徵賴元至都使

知政事勞如豐氏時卒子賴首立一年卒以石野則  
維為嗣蓋亦赤松氏也命造皇宮以國饑罷又造吹  
上代官所於是國貧將吏咸絕俸則維舉生田典錢  
穀瀾野起市十年財足舉石井典公事有司台石井  
問侯買奴為妾石井曰寡君微時知乳母有女為倡  
而不得贖前有言之者乃贖得有司為然事止然益  
驕奢好內愛妾子則惠欲立之諸大夫不可致仕如  
品川盡取名岳重寶割膏腴之地為奉邑欲則惠侯  
之久之不成子又共病死嗣侯則昌歲輸金錢供父  
後至無所託父死始嗣國事繼恣隲于父時

森忠政父曰可成尾君將襲駿君勸用騎兵大敗駿  
兵斬駿君後拒越兵阪本死之尾君殺甲君封其兄  
長一千川中島故甲君之士作亂者三千人盡殺之  
迨尾君所弒甲信麿沛越兵圍松代三匝長一度不  
能守夜擊潰圍走秀吉等誅与之金山六万石死千  
長湫之戰忠政乃代為金山城主賜羽柴氏文祿中  
從封松代自秀吉薨常所神祖從世子至宇都宮還  
攻上田是時三成使攻金山不能拔世子亦留忠政  
松代迫上田引兵西以功增四万石慶長八年移封  
美作侯備前侯者其婿也為弱故命監倫事甲寅与



木下利定元山崎以忠繼涉擊破敵進至仙波明年  
自山崎入仙波斬首二百級寬永三年拜左中將十  
一年從如京師病死無子立妹子長繼其將閑成次  
子也延宝初老子長武以二万石封仲父長政以万  
五千石封弟長俊憲宗時傳封于兄子長成子長成  
仲弟長基分食二万石長成望仲父長武多私藏而  
不恤臣民不善見于諸侯六角廣治矯本庄夫人之  
命平之長成謝夫人、大驚曰無之其交又敗元  
祿九年長武卒長成言長基有狂易之疾不可為侯  
上廢之地入宗國明年長成卒台少弟式部干津山欲  
立之至桑名無故斬彼者一人事上聞不得為嗣上  
聞長繼猶存封之檜原二万石十一年長繼致仕平  
少子長直立十二年移長俊為咄侯宝永三年從長  
直為赤穗侯今侯政房其曾孫也閑長政為侯傳位  
小長繼叔子長治元祿二年從封新見又無子以咄  
初侯次子長廣為嗣而咄侯俊春初侯孫也  
丹羽長重先尾州人也世事斯波氏其父越前守長  
秀事尾君城安土為沃山城主移阪本改藤姓為平  
氏族曰惟任守大阪尾君弟信澄娶明智氏知秋尾  
君長秀更誅信澄封居狹及志賀高島時諸侯未肯

車秀吉長秀身為大老率先從之秀吉悅滅勝家與  
之越前及加州之半為越前守後長秀病積不堪其  
痛自刺死秀吉不善長秀苦自殺坐長重從入越中  
縱從者犯法奪加江越之地後二年從伐薩坐法奪  
若狹徙食松住四万石小田原之戰神祖見長重年  
弱能用衆與共親善欲與之德川氏德祖亦私嬖之  
結為兄弟秀吉知神祖與之交增食小松十二万石  
并參謀加賀守秀吉薨神祖以長重為先鋒欲伐加  
州迨伐會津利長召長重與俱長重夫人与利長夫  
人兄弟也而以前將伐加州樽与未蒞會神祖令長  
重固守小松長重大恐以利長為賣已以三成作亂  
引其兵自守利長將攻之先拔大正寺救之不及侵  
金沢而還利長自細呂木還使江口正吉迨之戰于  
淺井畷敗之是時利長登三堂還欲伐之正吉乃退  
長重固非善三成迫加州假其兵又其故人往與  
書諫之於是出其兵告悔過神祖賜其書于利長使  
併其兵南出利長過見長重欲與俱長重以不命于  
已固執前令不出是時神祖既大勝見利長曰長重  
幼孤我視猶子進官增邑未嘗不因我力也而引賊  
守城不思我德我不復見此人利長固請曰為賊見

誤罪輕絕賊在戰勝之前義重宥之無害法德祖稱  
之曰利長以德報怨可謂難矣若赦用之可當十萬  
兵神祖未聽西尾吉次承間言縱令上竟誅之世子  
失言于天下上曰善止免其侯慶長八年封古渡為  
世子反從封赤館從再攻阪寬永五年封白川十萬  
石十四年卒子光重立光重立七年從侯于二本松  
嚴宗時乞骸骨子長次立長次卒子長之立長之卒  
子秀延立秀延卒無子留守長道子高寬立高寬老  
子高庸見今為侯初長重尊江口正吉位群帥之上  
士咸不悅公共計功正吉曰我不及公等曰功不處

我而居我上何正吉曰我安能知之第侯不薄我卒  
我以我為能任率豪傑如公等者此亦公等所不及  
也与加州構兵果能以寡伐衆使小松甚重  
金森長近美濃人也從尾君起戰于長篠与參將攻  
破葛巢自德山入越前越前于為大野城主屬柴田勝家尾世  
子代甲將三千人道飛川入信州尾君見殺從秀吉伐光  
秀于山崎已克婦越与前田利家往見秀吉為勝家  
講和秀吉詳許之出兵美濃襲破勝家于賤岳長近  
等於是降于秀吉還自小牧移封高山四万石會津  
之役長近及長子可重從至小山還攻郡山戰關原

以功封郡上別以二万石封可重二年乞骸骨可重  
代之以己邑与弟長光与侯神祖以長迓舊老居伏  
見屢就飲酒年八十餘卒後五年長光死幼不應  
置後絕封甲寅可重從攻阪明年守岸曲大野治房  
婦自橙井安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是時次子重賴官  
于駿府為親信在軍中未嘗斯史離側賜食之邑還  
自阪可重卒子重次立以高山与重賴為侯季子重  
隆酒井忠世外孫也冒姓為山城守食三万石大宗  
嬖之每休沐在家潜出從之酒井忠勝欲諫不得端  
間往懷履而立上怪履常暖一日俄出不得避見忠

勝大驚愧不能言忠勝跪曰頃者盜賊充斥臣等不  
肖不能止思惟不可使上特昌危久不可使人知願  
上幸從臣上從是不出後有惡言稱病不入生子二  
人囚福山自殺寬永十八年重次子重直死無嗣國  
除初忠輝囚高山重賴以為上親弟無大罪善遇之  
日、出逐戰于此百姓苦之適二越易地高山當其  
道德祖聞高山苦役忠輝為之不悅使、謝重賴從  
之諏訪重賴曾孫賴時憲宗時給事于中歲中遷侍  
中一年免、後二年復給事于中不適旨遷封上山  
居六年復還郡上德宗時卒子賴錦為奏者信宗時

為百姓所告國除

史臣曰吾聞蜂洎賀氏封阿以來百有餘年未嘗刑  
其下一人如此而之嗣者天哉山内泰儉自狹有馬  
驕泰自廣後嗣成象其德森久父子善戰而長純罹  
疾所謂道家所忌三世之將也長重不遠而後竟亨  
其福金森久又屬多勿侯者咸絕悃哉

富田山崎寺澤松倉兩竹中日根野古田德永傳算

二十三

卷四十八

富田信高父曰信則任秀吉為腹心之人外使四万  
封阿濃津神祖在小山台信高筒井定次古田重治  
稻葉道通分部光嘉日子之已咸當敵之衝為我國  
守侯我至鳥羽兵聞信高歸欲擊之海中津水軍迎  
信高在海逢與會戰信高重治光嘉乃得馳去各歸  
其邑遂與光嘉攻鳥羽不克然鳥羽兵亦不東出役  
掠長束正家也當世山欲攻津信高伴與之平夜伐  
焚其營正家怒與毛利秀元長曾我部元親鍋島勝

茂等欲圍津信高怒敵據西來寺臨城使人焚之俄  
風起向城正家乘之疾進幾得信高、夫人騎馬  
出戰免信高是日外城盡壞所善高野僧興山見正  
家出其衆使信高去津信高不可強而後聽慶長十  
三年移封宇和島佐田岬鎗千海千餘里避尾道豐  
後信高鑿臺之上疾擅絕地紀發大衆強掩匿焉岬亦  
通以詫咎夫疾攻崎貞成夫人兄也從于左門殺人  
奔津蹤跡至津見夫人求之曰無貞成望之如伏見  
告信高夫妻容匿亡人背干下之約神祖却之曰我  
充無安知列侯之事是以事中止左門聞之隱于高

橋元種許元種夫人者信高夫人之妹也左門黨竊  
夫人相与書奔貞成求釋已罪十八年貞成朝江都  
言之上集列侯議咸言法不可廢上乃免二侯斬左  
門信高子曰知義少与之邑知義養子知忠者本庄  
資俊弟也憲宗時為外親信甲斐守增食五千石  
山崎家盛江州人义片家迎降信長秀吉時家盛為代官食  
三田二万石從封凡龜會津之役病不能從歸大阪石田三成  
作乱求質諸侯家盛不能與与欲遣其妻、者池田  
輝政妹也多力醜黑左靴其袂右拔刀泣曰君愛某  
使有子惡妾不相見方有難以妾為質有不過欲把

子母遠去壽安千砵盜之上也妾知之妾不能獨死  
請從君同死家盛乃以子家治為質以守門故得盜匿良  
祚主與忠繼於是其妻曰我不可復見此人乘驛歸吉田三成得質  
子部家盛曰田邊祥為攻之去凡發砲數日解去迨三成敗土善  
全主之子母封石櫻四万石甲寅家盛死家治子輝政子利隆攻  
阪後從成羽及富岡丸龜增万石初家治又為代官賦萬金  
以上加藤清正與之金免其死迨清正子忠廣見徵  
家治遭之途與共詣江都曰清正前治臣、不忍見  
其就死地謂之舉兵及忠廣不聞臣而被拘于吏  
臣罪大於忠廣而臣獨偷生何面目見清正于地下

請同伏鉄質明不相欺且臣許死忠廣上說赦家治  
歸國不殺忠廣慶安初家治卒子俊家立、四年卒  
子虎助立虎助幼死國除俊家弟封成羽有獨存  
寺澤廣高尾劬人也其父越中守廣正仕尾食二万  
石廣高從秀吉軍于樂田時已為志摩守以行人如  
朝鮮還食唐津三万石益五万石為長崎子薩伊集  
院久直入庄內以叛神祖遣廣高往說久直乃降慶  
長五年以岐阜関原功與之子草是時薩亦攻久直  
廣高至則已克佐薩平其黨後二年免甲寅從子  
王寺攻阪乙卯又往會軍已散廣高坦自誠曰置侯

為使撫民也豈為佚樂耶親至鄙問民所疾苦所在  
積穀備水旱夙夜與士大夫治事朝蚤罷騎馬而後  
飾、學、刀、槍、弓、砲、序相及唐津少米廣高曰君異食  
而下同刀哉食麥衣木以率士大夫豪傑之士聞風  
相集無叛亂之禍拜侍從卒子堅高立寬永十四年  
上病人不視朝流言大起或曰秘不發喪或曰先友  
為世子是時堅高在江都有人因耶獲作亂大夫  
野氏益田時貞以妖術惑民天草守討之不克奴婢  
皆入賊唐津守遣四將兵二千人時貞與深江賊合  
伐唐津兵唐津兵走保畠岡時貞欲如長崎再攻畠

岡不克不能過而北既堅高至合肥後兵賊棄營造  
遂進圍原賊夜出堅高迎擊斬數十人時上賜書千  
列侯唯堅高重汝無之又遣人戍其城諸侯危之賊  
平上曰賊雖起天草去治城已遠又擊賊有功赦勿  
廢荆天草四万石堅高病之蠻舶入崎港以兵三千  
人赴之後有心疾加淺草海禪寺自殺死  
松倉重政和所人也其先仕昌山氏自大父時仕簡  
井氏有大功棄家之政簡井定次好色多過失重政  
諫不用去仕秀吉、重之還自名昔屋為豊後守  
食邑五條島勝極先為籍井氏老與松倉氏好嫁女



重政造三成將作亂為之將說重政背神祖重政不可神祖在小山命重政本田正武秋山光臣神保相茂先還守竹鼻戰關原西陣未接重政躍馬馳敵斬一人三軍服其勇甲寅自和州入阪衆俄起攻城高虎使人以軍令收兵重政曰君背軍法出以軍法令人何進不止中軍使至而後反乙卯阪兵伐郡山是時定次失侯而其弟定慶之居郡山重政以為本軍筒井氏見難不救非義也且郡山兵寡不可獨守請藤堂高久奧田忠次共往會定慶等既亡而阪持去追盡指後者阪人欲燒南都憚重政不敢入遂從水野勝成與阪兵合忠次死之重政深入不得出於是戰方急所善遇壯士三十

人潰敵見重政與其婦大軍明日獨與壯士所共俱者衝入城殺傷甚多城壞獲七將新宮行朝明年堀直寄得重政旗進之言重政敗走重政曰臣進遭伏敗、復勝是時直寄始至後敵旦臨戰後旗遭伏陣亂直寄得之耳神祖曰與去年對高虎重政言皆是論功封有馬謂之嶋原比前多万石而地廣倍之乃請出十万石之賦上許之而位次比六万石島原多耶獲扇惑易乱重政至斬耶獲歲數十人其種遂衰修城砲兵如待厨至没重政之身色無吠犬初重政在和州與市橋長勝堀直寄粟山一通別所反治為駿府衛及病篤錄阪之功加封邑名至牀下曰事初君如事我咸無不從於是益思所以報國家者以

為天下已平所憂唯耶獲也詣江都上書言臣以為國家所以  
憂耶獲者以西洋從其後也臣遣人取于呂宋求海上之麥西洋  
達塞必往呂宋為國家計四邊成海置戍無給欲絕西洋之  
患莫若遣戍呂宋臣聞呂宋兵弱取之可用千余人臣願不煩  
縣道一兵獨往攻呂宋若不成不過失一戍成則國家永無西顧  
之憂上壯其言不許寬永七年辛子重次嗣侯好內不愛  
士父所招集豪傑咸亡耶獲復興以滅其國十四年侯朝江  
都其父、吏至深江村見民祭天公毀其像欲誣黨與民  
乃相聚殺吏燒寺社大掠塢原人伐之大敗而還賊攻  
城不克分徇郡縣不從者便屠旬月之間号为數十

萬大矢野民益田時貞年十六有妖術見鳥集木折  
枝鳥不去就掌產卵割得天書百姓大怪以為天師  
下生聚眾八九千合深江賊將之益熾不可制唯以  
不見被為功請赦于隣國是時拘故越前侯于杵築  
二御史監之諸侯將咸不出境使、報御史、相  
謀曰朝廷置御史非虞佗變以備故越前侯也然我  
居此當上書取昔神祖之制諸侯不得出兵于境不  
許諸侯救島原上以為重次苛虐致此非反使者至  
則解散起故侍中板倉重昌為總督故徐行發二肥  
筑後兵重次無子以弟重賴為嗣共馳歸欲伐賊皆

曰賊衆旦我隸人盡賊之又兄子弟也一出城則生  
變賊雖捷不得一城聞大兵至城有馬原八日而成  
開兵万五千九幼二万人畜積以圖持久十二月重  
昌至為先鋒攻城不克十五年正月朔齋攻不利重  
昌赴重次復進為士勞不可重昌死其子重矩怒重  
次復不應絕其陳而行重賴歎曰存子也為之先傳  
城二月賊破重賴創上使、者責重次致賊囚重次  
千洋山重賴干譖國除母何又以重次攻城不力至  
視總督死賜死赦重賴為會津大夫重賴恚自殺  
竹中重門字以敬王父遠江守重元事齊藤道三為

岩手城主父重治年十九襲岐阜斬齊藤飛騨及其三臣既  
納道三孫龍興去事淺井長政、死事尾為秀吉之  
屬重治讀武經觀時之變為秀吉畫策制敵如神霸  
業是以興秀吉後謂人口重治在時我不慮難重門  
孝于母為人沈默不問不言作文善楷書讀兵書有  
父之風三成作亂使重門守犬山既亡歸以捕得小  
西行長增食邑為丹後守再從攻阪晚年益信道臨死  
遺令用文公葬式具行事當時罕有此子孫亦重厚  
異于俗重元從子重信朝鮮之役為監軍為諸將所  
倚信封故大友氏之地高田万三千石黑田孝高伐

大友義統疑重信不至將攻之重信突病聞孝高將  
攻已遣子重次慶長十年從封府內神祖將伐阪慮  
福島正則於阪有親自疑懼知重信固与之交善遣  
重信江郁見正則後如藝令其子忠勝造楯攻阪明  
年重信卒子重次立為長崎守重次為政聽獄以貨  
奪人子婦是多塚買人平野居長崎求其妻不與求  
一見飲酒乃遣之暮夜無還之之意妾恐陶墻而亡  
與平野共歸塚重次怒以法籍其家下其兄獄其親  
姻追奪其妻贖其兄平野失妾上書言事得莫父直  
千金不進御謂吏曰他日求之無取不進御使其餘



貨物自擇上第致其次于官奪人子婦及姦前後數  
十具它姦職小人悉知之下吏併得藏村正所造刀  
三十口事寬永十一年徵請江都夕子源三郎同賜  
死于其邸初侍中之妻納言之傷皆此刀也關原之  
戰戶田重政衣重甲織田長政槍刺之又不缺神祖  
欲觀之進則傷指笑曰是村正耶長政便擊石碎去  
從是士人絕無佩者

日根野吉明光濃人仕上收氏大父執後守吉重父  
織部正高吉成事秀吉以吉重直諫忤旨俱作黜小  
田原之役高吉有功封諏訪慶長五年吉明從世子

至宇都宮還攻上田礪石嶺吉明与石川康長攻討  
者嶺不拔世子遂留吉明等而明年從討壬午後再  
從攻阪大畠時移封豐後府内耶獲起歸府内備不  
虞明曆中吉明子德大郎幼卒絕其封

古田信勝父從秀吉死于三木之戰信勝討松阪為  
兵部少輔三成之亂自小山還松阪与畠田信高九  
鬼守隆分部光嘉連兵自宇治平增二万石慶長十  
一年信勝卒以子重恒幼故立弟重治上命為兵部  
少輔辭曰是臣之兄之跡也臣假立者不敢當上善  
之且條侯常稱其賢而鄙一柳直盛稱京道通所為

云重治成米子一年攻阪二從封濱田傳封于重恒  
乃為兵部少輔重恒愚不喜見人雖要職大抵  
轉達計事又病久不朝是時諸侯罷臣自殺送葬不  
者指為非人重恒有嬖人曰山田成高見其君久不  
已深自憂一旦及之而不得死以殉欲滅其君而  
斷其患誅重恒曰公久病而權歸家亟群臣咸樂為  
之用不知有公謀廢公立右京之子先事不制噬臍  
無益又語家亟曰公將焚重器請早入諫之臣早入  
之不得家亟信之集史士諮詢成高入見曰事急兵  
吏士盡集重恒乃盡殺家老吏士大諫捕成高斬之

有吟其囚者上聞之下更治之聞使者至重恒自殺  
死慶安二年事也三成時信勝從子之子重勝自大  
阪奔松阪自海上造軍迨三成死封之万石重勝又  
主膳正重定以茶籠于秀吉重勝亦以是幸于德祖  
曾遊其第以故列侯爭招致之大得贈金帛甲寅攻  
阪離所部被創三軍笑之軍散諸侯咸歸其國重勝  
遊于公卿之間久留京師阪相大野治長使人訛重  
勝、致秀賴書于薩侯明年女塔鈴木石馬為仇  
所殺更視創得反書于其懷辭連重勝、茶史木  
村無信莫得死士置京師二十人待駕出二條燒各  
所舍乱鹵簿犯上之駕又作薩之旌威諸侯五月神  
祖伐阪留米澤兵于淀美作兵于山崎禦其變六月  
重勝及子山城死于獄中磔宗信等二十餘人于日  
岡初重勝得古時物去觚破圈毀而後補世皆仰之大河內  
久綱曰重勝不得全首領更數百年不燒不毀者以有神也  
不好完物戾之情也况毀神物而適于己乎必也毀已者至於是果敗  
德永壽昌後尾君起事秀吉甚所親幸說柴田勝豐背其養  
父以勝豐衆至賤岳食松本三万石秀吉薨使收朝鮮之兵  
神祖在小山名壽昌曰三成舉兵於子如何對曰三成罪人也  
於法不得離澤山然擅如大阪動搖天下以浮辭欺諸侯、

雖惑其言不悅受命不敗何為擊之使神祖曰善  
如卿之策且戰在將不在衆余雖不村西諸侯無當  
于我者不出三月天下可定兵賜之善馬一疋与子  
昌童先歸取福東福嶋正則以壽昌市橋長勝為先  
鋒攻高湏守度不能支陰使人于壽昌等佯為拒之  
去丸發砲自西北逃去壽昌等許之不告知其卒單  
進傳堞守以為見賣侯鬪欲共斃死者甚多正則怒  
壽昌等使人城守出兵取具城又攻降野通使  
于藝之壁遂敗土列之兵于多藝以功封高湏五万  
石昌童後再從攻取昌童遇下無恩沈湏愛婦人其

相曰君從先君艱難成此業如何伏樂棄之昌童不  
答詠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  
露去日苦多從是不復諫寬永四年高湏水五年余  
城大阪昌童匱助又病後諸侯期以罪徙莊内失侯  
死于新莊台子昌勝于柴田夕邑千石  
史臣曰讀列侯譜所以廢興存亡不過奉法不奉  
法也廣高童昌因之則興豎高急而削童次易之而  
刑謂之耶獲禍之大不然家治之報德童門之尊學  
童治之有讓壽昌之善籌當時之選也律歲不暨十  
七不置後五十無嗣臨死不得立後以是絕嗣雖至

親不免況於疎者乎

溝口村上中川仙石一柳加藤龜井傳第二十四

卷四十九

溝口秀勝尾溝口人也自幼事丹羽長秀后州逸見  
昌經死無嗣分其地封秀勝為附庸尾尾既薨較于敗  
柴田氏兵千數賀移食大聖寺五万石長秀死改屬  
堀秀政賜羽柴氏拜從四位下伯耆守秀政死子秀  
治從越後封秀勝柴田六万石以別邑封二子宣勝  
善勝會津侵越秀勝破之解三條之圍堀氏之七也  
秀勝從是無所屬卒宣勝以己奉邑夕善勝乃  
還前所受千石宣勝不可善勝終不肯有二邑言之



千上、曰兄弟所爭者義也使善勝食澤海万四千  
石甲寅宣勝后守善勝從軍塞木津乙卯從越後  
攻取是時亦為附庸善勝為土井利勝為前鋒越後  
侯奪打収其支城戊午宣勝卒子宣直立有墾田可  
二万石盡与弟宣俊等三人以宣俊比小諸侯大  
時善勝使往加賀為畿内南海伊賀進見使善勝孫  
政胤憲宗時卒以水口侯朋友子加藤政有為後侯  
四年宗族忠具行上書告其短因水口國除宣直後  
直温見今為侯

村上賴重信州人也父義清為甲所攻奔越後使賴  
重年十二仕丹羽長秀以驍勇聞名長秀死秀吉与  
之邑六万石為周防守屬堀秀政、子秀治從越  
後封之本庄九万石夕溝口秀勝轉戰解三條之圍  
忠輝封越後侯亦為附庸領騎邑三万石是年秀勝  
賴重咸死賴重無子以戶田重政子義明為嗣乙卯  
從土井利勝為右前鋒義明花卉遠江塔也恃勢橫  
干國中忠輝奪侯乃無所屬初家丞富田次郎欲与  
取河野庄在發其事誅死元和四年人或刺殺庄在  
上疑次郎妻父渡辺所為庄在子權兵得義明與渡  
邊書上之義明本歿之也執義明筈山國除

中川秀成先常州人也王父高山重清客遊于攝為  
中川清氏塔昌其姓父清秀為荒木村重守次不迨  
池田信輝討大阪取清秀嫡為子輝政婦以故從信  
輝至山崎秀吉自輿上勞清秀、將下馬見秀吉  
無礼于己大呼曰秀吉一捷有吞天下之色揚鞭去  
然為秀吉拒越死賤岳秀吉乃以其子石衛門大夫  
秀政為三木城主秀政死朝鮮令其弟秀成代統其  
衆尋廢豐後侯以南郡封秀成為國侯慶長五年秀  
成与故豐後侯作乱姑之大輝政使、責秀成之功  
贖罪秀成衆見三成破自阪歸國与田原紹悉欲攻約

杵大田政信代盡殪諸佐賀関秀成怒攻曰杵政信欲降恐  
前彊岡兵陰通使于黑田存高、得印杵与秀成贖罪甲寅  
秀成已死久盛自天滿攻阪乙卯又往不及戰久盛玄  
孫人忠當于德宗時以藝侯弟淺野久慶為養子  
立之

仙石秀久美濃人也任及尾君時從秀長攻四州別  
將兵取須本便以為城主從高松与長曾我部信親  
使如九州薩兵伐之戶次川殺信親秀吉怒黜秀久小  
田原之戰潛從軍往攻破南門復封小室往伐朝鮮  
會津之役自宇都宮還攻上田遂留小室塞上田之

道德祖後遊具邨以前久從軍也甲寅年久病卒子  
忠政後再攻阪忠政兄宗也為阪將死忠政後從為  
上田侯忠政曾孫政明憲宗時從為出石侯政明子  
政房仕德宗為奏者祠曹卒無子以佗仙石氏子政  
辰為嗣今侯政芳其子也

一柳直盛先豫州河野氏也大父宣高以謁鞠去卿  
土至美濃客于土岐氏改氏一柳父通高突鯨江氏  
云直盛兄伊豆守直未見土岐氏日衰不振去仕尾  
食邑黑田秀吉取竹鼻使直盛守之小田原之戰直  
未攻山中而死直盛代統其衆拜大監物食黑田三

萬五千石除輕美方六萬石直盛嚴恰寡言與人飲  
樂有及婦女怒形於色而罷世謂之鐵屑會津之役  
從至小山迨將攻岐阜池田輝政欲先涉川直盛曰  
軍法近敵者先進諸將唯我邑多敵壤界今日涉川  
孰敢或阜涉出敵之後是以大捷已拔岐阜進取長  
松張旗幟設疑兵敵不敢伐遂從戰關原封神戶四  
萬石是時直盛妬之夫小川祐忠襲破大谷吉繼直  
盛諸軍門講赦祐忠神祖曰祐忠屢干三成而不能  
死不可謂守節兵我以子之親不忍致誅慶長十三  
年上曰直盛先豫人欲得豫地從之西條後再從攻

改与後藤改次戰斬首四十級謂越後侯進軍越後  
侯不能得罪直盛論功增封最上後京一成米子四  
如光陵三助興作大宗時卒分邑建三侯長子直重  
侯千西條仲子直家侯千川上季子直賴侯千小松  
直重卒子直興立直興無行飲倡家標蒲曾修作皇  
宮受賞失儀上聞不芝寬文八年當朝江都無故不  
果因加刈國除

直家欲城川上請之會其卒先令立小出吉親子直  
次、女塔也以請嗣不及生劑封小野直次子承  
禮憲宗時補大衛將壱曾守給事中曾避參政之号

改對馬守為土佐守無子以從子未昆為後小松侯  
直賴曾孫直邦与未昆當德宗時

加藤貞泰父日光泰美濃橋詰人也從秀吉起為遠  
江守食沢山二万石小田原平封為甲侯朝鮮之役  
大破明兵于京城奉行三成忌其功燭之還告秀吉  
曰貞泰幼不可君大國從食黑野五万石慶長五年  
從至小山還軍于本田絶大垣之道攻大垣十五年  
從封米子攻改復移大洲大宗時卒子泰興立分田  
子侯弟直泰泰興立孫泰吉与田子侯泰貫並時仕

德宗

龜井茲矩本尼子久之疏屬也祖父民部少輔長綱  
夕其塔山中幸威謀將復尼子久不克死父茲矩乃  
去適駿會駿名義元死復去仕秀吉、入因州賜  
茲經鹿野石石為武藏守秀吉既平九州割雲因之  
半夕之茲經不受田臣願代琉球有其地秀吉回好  
奇功資舟糧遣之逢海不通罷會津之役茲矩後至  
小山還伐三成于閑原小塩城主赤松廣範娶浮田  
秀家甥岡秀家敗見茲矩欲与之共攻鳥取贖罪茲  
矩許之會城降茲矩遂進定因伯二州元和二年茲  
矩已死上関其有功不受賞封其子政矩于津和野

四年卒子茲政茲親相及為侯憲宗召茲親給事于  
中遷親信免造園中野及起皇宮其孫茲延德宗時  
卒以松平賴明子茲胤為嗣

史臣曰人初之不兼美也西條侯之賢而見譏於五  
條侯至柴田侯兄弟相讓尤所希親義明免花井之  
禍亡于其臣之相讎行之不正有所錄致也中川之  
存名以白柞實賴其姑觀小川亦松是為 辛兵茲經  
言琉球是啓朝鮮之端

久留島脇阪九鬼向井小濱傳第二十五

卷五十一

久留島康親先木信州人也王义村上通泰適豫  
人越智通直妻以女与之其邑通泰假毛利九就舟  
滅陶季賢有後背毛利氏通使千尾父通総方秀長  
定四州以不從長曾我部久定食万石秀吉賜之姓豊臣久  
并出雲守以水軍伐小田原慶長元年伐朝鮮水營死之神  
祖誅三成移康親為森侯甲室康親子通春病不得  
行唯道其兵耶獲起与木付侯成島原為光陵防火  
使德宗時森侯光通為大衛將

脇阪安治江州服阪人也初仕明智光秀後從秀吉  
戰千賤岳与加藤嘉明等七人名冠三軍秀吉信雄  
搆難瀧川正利見安治言母病篤安治為言遣之於  
是正利舉室歸上野為信雄守秀吉讓安治曰若行  
之安治曰臣之罪也臣能取之行募得壯士襲取上  
野定伊賀歸報秀吉以為能食能勢万石改授高取  
二万石拜中務少輔封須水五万石天正十五年与  
加藤嘉明九鬼嘉隆自海上入薩攻取隍河並再造梁于  
千代川以濟以衆十八年攻小田原三子又載仙郎機千舟攻具  
南小田原亦拔還取下田代朝鮮戰唐嶋敗安治恐秀吉怒為麻

繩投鉤得蒙腫敷艘秀吉曰安治進不止必死于敵勅不得敵水  
寨後之役破唐嶋得船大小十六仗明兵于泗川敗之進戰蔚山追  
北二里餘會津之役令子安元從軍會三成及道不通從大津  
侯如敷賀遺山因景仲藤當高虎書言不敢背叛大谷吉  
繼疑秀秋為變從安治朽木元綱小川祐忠于松尾東  
倫秀殊而不知安治等之謀既秀秋伐吉繼二合一  
敗為安治等所乘吉繼死遂進攻沢山如阪絶河口  
後十年移封大洲明年移家江都子安元安信再從  
攻阪安信時已為万石侯元和元年安治老乞骸骨  
子安元字子亭好書積万餘卷立二年移侯于飯田

上是皇安元數召見侍酒安經死遂疎之安經李房而  
為嗣池田長賴殺之並傷安信事在池田輝政傳安  
信因是夫族是時堀田正盛貴盛幸干上安元乞其  
弟安利為嗣安利死又養其子安政安元死安政立  
城之野遷焉賜五千石此內諸族安政長子安村出  
奔憲宗置諸小濱令安政致仕傳季子安照、剛  
直不事權貴上盛任侍中吉保列族莫不求珍瑋  
遺安照故餉之五頭魚方余收赤穗明日將行執政  
曰百里之行治裝何速且待芦森族安照曰臣恒戒  
飭待上之令是以不違問諸公、所知也云後造

北九一年罷安照九子安清立安清卒子安興立是  
年德宗立七歲也

九鬼守隆先紀州九鬼人也有隆良者移志州家焉  
至父嘉隆時結豪傑六人防敵六士疾其背約逐之  
尾君之攻大河內嘉隆自洞津載兵士襲六士、  
降城鳥羽居焉尾君知毛利氏納糧大阪与嘉隆  
野田福島絕海路後鳥秀吉攻大野不拔自海上救  
蟹江參兵破之小田原之役攻拔下田將水軍入朝  
鮮勢人出木干海販之鳥羽人稅之稻葉道通日我  
列族也不可同商賈輸稅嘉隆訴之奉行不能決令



出半嘉隆不可神祖曰大閤弛閔市不稅烏羽遠而  
令不及且止於是嘉隆大望稱病致上必欲報道通  
慶長五年嗣子守隆留其相富岡五郎守烏羽率兵  
至小山嘉隆誘富岡入烏羽殺使者合千三成以欲  
攻道通三成又使菅達長末嶋某及藝兵助嘉隆侵  
參尾嘉隆乃以佐賀兵圍岩千三日解去召守隆守  
隆因使者言三成不德必敗守隆師于畔乘救岩乎  
屢破素名兵九月抗肥威去獨堀内久嘉居焉嘉隆  
以為守隆不能敵間告勿伐守隆曰我不戰異日必  
為觀勝者身之何以免公千罪龍衣破達長舟嘉隆出

聞守隆至下令軍中勿擊高勿追北戰傷數人而去  
神祖益不憚守隆曰公豈以父子相殘乎然業兵不  
出何以為不黨于賊、乎之日就戮必矣何違請父  
之身擇將後戰會三成破嘉隆亡入海島神祖誅三  
成益封守隆二万石与故合五万五千石必殺嘉隆  
守隆曰上誅臣之父而賞臣于地臣安能獨生恐非  
上之所以觀天下因輝政請不許因正則讀乃許富  
岡怨嘉隆前欺已以兵臨之曰侯請不止抵罪君請  
自圖嘉隆乃伏劍死守隆大怒補富岡族之後与向  
井忠勝父永皇知使収諸侯大船賜蜂須賀久丹三

甲寅夕小濱光隆向井忠勝千賀信親入西傳吶因  
風雨拔福島取敵舟浮音柯至高懸橋音柯有矢石  
不能傷編竹覆舟自窓覘敵可射則射明年守隆等  
四人襲大野道軒于塚走之圍葭島搜伏兵層百餘  
人既還江都名常后左右寬永八年卒守隆忠長子  
隆季從王父之命而拒父立次子隆尚上欲不許大  
老忠勝曰父子不相悅宜如所請而分為二族上乃  
移隆尚封三田三万六千石隆季封綾部二万石以  
千石与季弟隆恭隆尚立三年卒弟直隆立直隆卒  
子隆昌立隆昌卒無子以鳥取族光仲子隆仲為嗣

隆仲憲宗時卒以柳生宗春子副隆為後給事于中  
為親信已罷造多田院副隆卒後弟柳生隆方立隆  
方充立戶田忠定仲子隆休為後

綾部族隆季子隆常朝江都道卒以松平信次子隆  
直為後充京師防火使致仕以建部政周子隆恢為  
後二族咸實非九鬼氏而蒙其姓耳

向井正綱父曰伊賀守勝攻勢州人也仕駿為水兵  
長駿亡為甲守持舟參攻役之正綱竟降于參、攻  
甲正綱入豆州殘足城小田原之役屠田子以善水  
戰為三崎令甲寅留心綱三崎使二子忠勝左門如

阪時風大起咸曰始歸三崎兄弟不可三日達龜山  
失船一艘不知所往舟子疲飢不能起唯兄弟寢數  
日夜乃能行攻傳訖破柵三重合九鬼守隆攻新家  
不拔進取福島船軍散停船尾崎明年伐阪舟得糧  
草無算遂伐大野道軒千塚戰被創執攻與書責其  
輕敵遂如阪斬首虜二十餘人又被創上令如有馬  
治創後代父為三崎今造大船可三十尋名曰安宅  
久之遷走水令置走水令自忠勝始  
甲、亡客車清洲母何車參小牧之役導戶田忠次



襲勢州与秀吉者甲寅子光隆攻阪破水寨後為大  
阪司船

史臣曰行有似戾而正也事有似乖而順也嚮使真  
田信幸九鬼守隆從其父之令斬首東市已久兵烏  
乎子從父安得為孝哉而守隆之不憚長子人情之  
所必有也安治方為三成出兵使出襲取上野之計  
其功不下大津侯也抑亦長劍柱頭大列如其者耶  
加藤九鬼久留島脇阪咸善用舟  
小濱亦以位列侯之尊也

